



王秀雅(左一)和同学在一起



周慧近照



程云邻参加牛津大学毕业典礼

# 留学「变形」记

□ 童云斐

留学生不仅仅是求学的主体，更是促进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留学生而言，求学国外，当和师生朋友谈起祖国时，该怎样描述呢？

## 良好的社会治安

正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修习暑期课程的刘琳盈说，无论是出国前的安全课程，还是出国后周围朋友的经历，都教她天黑之后要注意安全，不要随意独自出门。

到美国后的一个星期内，她就听说附近刚发生了几起枪击案。“到国外以后，每当和外国朋友谈起中国，我总是会首先提到中国的良好治安。”刘

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仅仅是预约医生就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让他十分怀念国内的诊疗方式。英国的医疗系统以社区为基础，身体不适要先去社区门诊预约就医，如果有需要再通过社区医生转诊。由于社区医生需要提前预约，病人又比较多，李然预约到的时间是3天后。然而，由于等待的时间长，还没到预约的时间，李然的胃痛已经好了。

李然说：“在国内，总是习惯有病及时就诊、迅速拿药，因此最初非常不习惯在英国看病。虽然看病拿处方药不收费，但习惯了国内的就诊方式，到英国还是觉得挺不方便的。虽说两国就诊方式都有利有弊，但我患



## 留学在外，如何描述祖国？

□ 李青蓝

琳盈说，“由于美国加州犯罪率比较高，即便在白天，也有碰到抢劫的可能，每次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我都会带点担心。我与国外的朋友分享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情况时说，上完晚自习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出去吃夜宵、散步。国外的朋友们听完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国内，只要不是单独一个人、不到偏僻的地方，晚上还是很安全的。”

与国外相比，中国枪支管控严格，社会治安良好，成为不少留学生身处国外时愿意谈论的事。

## 较高的看病效率

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李然，最喜欢与外国朋友分享的事情，除了中国留学生都会谈论的美食之外，还包括就诊。

准备动身去英国前，李然从有过英国求学经历的同学们那里大致了解了英国的医疗制度，对于看病可能会遭遇的困难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尽管如此，第一次胃痛就诊的经

病时，还是觉得国内的就诊方式更快捷。”

## 文化的多元平等

小泽(化名)目前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攻读硕士。“我在国内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度过了4年本科时光。由于学校的国际化背景，学校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家相处很和谐，同学们不会因为国籍、肤色而发生冲突。”小泽说，“来到英国，虽然大部分人还是挺友好的，但是也有个别别人对华人有一些不友好的举动。我同行的伙伴就曾在街上被人扔水瓶。而且有的英国人，只和本地人做朋友，好像在认识你的时候就给你贴上了‘外人’的标签。”

中华文化极具包容的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环境呈现出多元与平等的特点。小泽说：“幸运的是，我的英国室友对我很真诚。所以我还是愿意相信，不友善的只是少数人。当然，我非常希望能够向更多的人弘扬祖国‘有容乃大’的文化。”

学子出国留学，开阔眼界、拓展视野是其中之义。那么，国外见闻究竟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又如何看待留学经历对自身的改变？

## 仔细观察 见贤思齐

学子初到留学国家，人生地不熟，且觉得一切都还新鲜，往往乐于观察。

周慧已经留学1年多，目前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读书。让她印象深的是英国人的消费观——不大喜欢有太多存款。周慧坦言自己慢慢地能够适应和接受这种消费观：“现在我更倾向于及时行乐，比如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立即购买下来。”此外，英国的垃圾分类回收较为严格，这也使周慧学会了科学处理生活垃圾。“英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普遍原则性强，垃圾分类只是其中一例。”周慧说，“在和英国人相处的过程中，我还学会了守时，这很重要。”

王秀雅现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出国之前，她就提前看了很多与芬兰相关的影视剧、漫画和游记。她说：“事实上，网上流传的芬兰人排队等公车，每个人之间都隔半米的图片是真的！芬兰人特别注重私人空间，即使公车上有空座，他们也宁愿站着而不会坐在别人旁边。”在和日韩同学交流时，王秀雅发现，亚洲人说自己忙往往是在忙

工作、学业，而芬兰人说自己忙常常是指家庭、工作、个人兴趣爱好等。即使工作在身，芬兰人也不会忽视家庭或个人空间。她还补充道：“芬兰人每天的上班不太长，难怪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享受人生。”

## 眼见为实 取长补短

任何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留学这么久，学子不赞同完全地“捧”外国，也不支持一味地“踩”外国，而是基于事实尽量理性、客观地评述。

一方面，王秀雅承认芬兰的确有蓝天、绿树，环境好，甚至人们可以直接饮用从水龙头接的冷水。她也赞赏芬兰在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方面的做法：“公交车和很多建筑里楼梯的设计都照顾到坐轮椅等出行不便的人；为方便盲人出行，红绿灯被设计成不同音效。”另一方面，王秀雅也吐槽了芬兰的缺点。“冬天很长，虽然我所在的城市没有极夜，但下午两三点就天黑。长时间的阴暗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确实有留学生因此失眠甚至抑郁。”她还表示，“在中国，电子支付、外卖、快递服务已经非常普遍，但在芬兰，网购及快递非常不方便，因此我一开始很不习惯。”

程云邻在英国留学已经是第九年了。她高中时就前往英国，分别在伦敦、牛津、圣安德鲁斯这几个城市待过，目前在克兰菲尔德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程云邻认为英国人大多比较理性，做事情讲原则；而中国人比较喜欢讲人情。“这也是文化不同的体现。虽然英国交通方便，食品安全，但和人工扯上关系的，价格都贵。”

## 独立自主 快乐成长

身处异国他乡，学子耳濡目染，总会改变。

除了垃圾分类和守时，周慧认为她的自理能力明显增强。平时她自己烧饭，又快又好。在游历了欧洲很多国家以后，她的心境更开阔了。她笃定地说：“我比以前更加敢想敢做，不再对未知的前途感到迷茫，也不会太过计较得失。”在国内的时候，她对性别角色的认知有些局限。但在英国，行业内部的性别区分没那么明显——女性也可以从事很多传统意义上男性占主导的职业，这极大地鼓舞了周慧的独立意识。

程云邻说，留学之后，自己对社会的接受度和包容度明显提高了。另外，英国人普遍喜欢早起冲个澡，吃丰盛的早饭，喝咖啡或者看报纸。感觉到生活作息的差异后，程云邻也不再像在国内的时候，每天早晨急急忙忙地应付一下就出门。“因为接触到的世界比以前丰富了，所以眼界变宽了，思想也比以前更开放了。”程云邻说。

## 于淑艳：

# 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 陈颖妍

“留学不仅使我在学业、生活和工作上有着特别大的收获，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通过留学，我增长了人生阅历，拓宽了视野，眼光变得更为长远，生活态度乐观向上。更重要的是，我懂得要珍惜、善待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他们是我宝贵的财富！”4年前的于淑艳刚从国内本科毕业，如今的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正拥抱属于她的未来。

## 赴新加坡读环境工程

在中国读完本科，于淑艳认为应该趁年轻尝试出国留学。于是她申请了国外几所大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在这些大学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师资、排名、

科研等都比较突出，在中国也很受认可。学校的环境工程系在全球排第四名，我感觉学习氛围不错。此外，这所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综合考虑下，于淑艳决定到新加坡攻读博士学位。

于淑艳留学之前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并比较了国内外的教学方式。她最担心的是英文沟通，因为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太好。除了授课的语言不同之外，国外的教学方式以小组汇报或讨论为主，国内则重视个人作业及考试。“感觉新加坡的博士课程内容没有国内的深，可是范围比较广。同时，国外重视自主学习，鼓励学生们踊跃问问题，师生互动较多。”于淑艳说。

## 适应新的教学方式

在英语环境下，于淑艳渐渐适应了新的教学方式。新的环境也激发了她的积极性，时常告诫自己要专心学习，把握每次得来不易的机

会。初到学校，她对“新加坡式英语”不习惯，“口音重，所以很难听懂。而且那时我也不太敢说英文。日子久了，明白只要多练习，进步会很快。”于淑艳说。

“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交流也是一大挑战，可是假以时日，也能慢慢适应。”于淑艳说。

除语言和交流的磨合之外，日常生活也需要自己慢慢去调适。“就日常消费而言，4年前新加坡的物价比国内高。还好我拿到了奖学金，能自给自足。就气候而言，新加坡全年是夏天，室内、公共空间以及地铁都开空调，平常要把外套带上，在室外就脱掉。新加坡的雨季多、空气潮，让皮肤较敏感的我患上了湿疹，可因为天气湿润，我的皮肤也变好了。”于淑艳说。

## 为环保事业作贡献

提及将来，于淑艳有自己的



于淑艳刚完成课堂报告



## 扎根的国际化

张悦悦

在我的印象中，荷兰一直是心态最开放的欧洲国家。这里的开放并非指荷兰出了名的对大麻和红灯区的宽松管理，也不是指荷兰对于同性婚姻及安乐死这些在很多国家依然饱受争议问题的合法化，而是指一种拥抱世界文化的开放心态。

举个小例子，有个美国朋友10年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所大学面试长期教职。为了给面试官一个好印象，他显示自己来荷兰工作的诚意，这个朋友在面试时主动提出，虽然他并不会说荷兰语，但他搬来阿姆斯特丹之后的头等大事便是用业余时间马上补习荷兰语。没想到面试官会里所有的人大笑说：“可是为什么呀？这里所有人都会说英语呀！”其实荷兰的英语普及程度并非真的比德国或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高，但荷兰人看待使用外语的那份坦然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但上周我去荷兰的枢纽城市乌得勒支参加一个国际公域治理的会议时，我的荷兰同事跟我说，荷兰近年也有了变化，不仅加强了对新移民语言能力的要求，而且市井间对外来移民的抱怨和排斥也逐渐显现。有些新闻评论家说，这或许是因为荷兰对国际视野产生了“审美疲劳”。对异域文化的热情虽然使荷兰这个欧洲小国从17世纪开始就在全球政治版图上有一席之地，但近代人口增长、经济滑坡使得荷兰民众想要关门过自己的日子了。

作为一个“海漂”，我自然更本能地对任何阻碍人、物或思想交流与流动的措施感到排斥。但这次开会时无意中翻到一本一名久居荷兰的英国人

本·寇特斯写的《荷兰为何与众不同》。该书作者盛赞荷兰大度开放的文化传统，但也坦诚地在书中指出，他并非不明白那些游行抗议排外举动的学者和城市产们的“政治正确”，但他们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免受低管制移民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寇特斯在和底层移民有过几次碰撞之后，倒是对于荷兰工薪阶层家庭移民的反感有了一点理解。其实不止荷兰，比如去年美国畅销的写底层白人家庭最近几十年生活变化的《乡下人的挽歌》警示的也是类似的国内分化的情况。

我的荷兰同事对此不住摇头叹息。在他看来，在排外情绪日涨的时候探讨全球协作治理多少有点反讽，可我却觉得这更显示出这类探讨的必要性。因为跨国研究领域经常批评只谈花接木般表面文章的国际化，主张推进与本土情况结合的“扎根的国际化”。或许扎根的国际化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让开放的态度所带来的益处不只惠及社会精英层，还能深入和渗入社会不同层级的生活。

(寄自英国)

